



## 小区里的车位

● 李静

小区改造后，楼前划出了电瓶车专区，原本紧张的车位又少了三个。每天晚归，握着方向盘驶进夜色，心里总悬着一场小小的博弈——是直接停在路边，还是试着往里找找？

很多时候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，看着满院的灯火，心想肯定没车位了。干脆把车停在百米外的路边，踩着路灯走回家。可走进小区，却看见好几个空位安静地等着，心里不免懊悔，怪自己为什么不进来看看。

这多像人生啊——我们总以为前路已堵死，提前接受了遗憾，却在转角遇见柳暗花

明。那些以为的“不可能”，往往只是我们自己先放弃了尝试。

也有相反的时候。周末特意早回，想着大家还没回来，车位肯定多。慢悠悠开进去，却发现每个车位都满了，连平时临时停靠的地方都挤得满满当当。那份胸有成竹的从容，变成了哭笑不得的无奈，只好重新开出去，在夜色里继续转悠。

生活就是这样，从不按我们的计划来。你越是觉得稳了，它越会给你带来意外。但或许，这些意外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。

最奇妙的是那些不期而遇的巧合。好几

次抱着“随缘”的心态开进来，刚在路口减速，就看见前车亮起尾灯，缓缓驶出。车轮停进空位的瞬间，心里会升起一种奇妙的庆幸——原来有些东西不必强求，该来的自然会来。

有时候也不死心。远远看去车停得满满的，还是往里开，竟在两车之间发现一个刚好能停的空位，可能是被其他车挡住了，没被发现。这时心里就会窃喜，像是捡到了生活的礼物。

渐渐明白，小区里的每一个车位，都像人生的缩影。我们害怕未知，却总在未知中收获惊喜；我们执着于掌控，却总在变化中学会释然。那些关于车位的失望与惊喜，恰如人生的起起落落——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到什么。

如今，我还是会在晚归时犹豫。但不再总是停在路边，也不再总是强求找到车位。该试试时就试试，该放弃时就放弃。生活本就是一场充满不确定的旅程，就像这些车位，你以为它在或不在时，其实它都在那里。

而所有在夜色中寻找的时光，最终都教会了我：既要敢闯敢试，也要随遇而安，这才是最真实的人生。



春日赏花 邹竞一 摄

## 诗路花语



## 释怀如春日的微风

● 郭岳军

### 母亲 (外二首)

● 汪小英

当墨迹渗入纸页  
思念就长成青绿的墨香  
我不再失去，容纳心室的岁月，你的温度

在额间渐渐沁成河流，带我流向你  
曾反复浆洗的清晨  
所有的叮咛皆化成羽翼  
驮着时间的重量

而我的笔端 始终蓄着  
你留下的光 与一整片供我泪渡的  
你凝望过的疆域

### 月牙湾

月牙湾从南岸向水中蔓延 水库应声  
拆解出一弯弦月一枚碧盘

落羽杉偎在弦月边，簇拥在碧盘中  
它们吞下春的寒，夏的炎，秋的霜，酿出耀  
眼的星光

为白鹭搭好的舞台 足够用一生来偿还

那些俯身植下杉树的人  
是否还能用蹒跚的步履 丈量这夕阳酡  
红的年轻  
或许他们正在高处  
化身鹤影伴着这月牙湾畔

### 映山红

杜鹃花挤满山岗时  
家乡就进入了红色的世界  
采一朵红入口，蜜就丰饶瘦弱的童年  
携一捧红回家，当妈妈把它插入厅堂的  
瓶中

贫瘠的屋檐便蓄着整个春天的温度

这些鲜红的经脉里，暗涌着红军哼过的  
音符

它们早已认领我的每一寸骨节  
如今，移居他乡的我依然会俯身采下  
那抹颤栗的红，插入陶瓶

当风穿过厅堂，花影扶疏  
那支渗入骨节的歌  
淌过窗棂，漫上心头

凌晨三点的村庄，从雄鸡的打鸣声中渐醒。虽为春日，人们依然沉睡在梦乡之中，年复一年的日子，都已经习惯。

袁老二披着棉袄靠在床头，慢慢地点起了手中的烟，整个村子只有他的灯在亮着。拿起火钳扒拉了一下煤炉，昨晚的煤依旧有火星，夹起一块干柴再放些煤块儿，炉子便着了起来。他看着微信群里的信息依然没有人回复，怕是牛真的找不到了。

牛是三年前在集市上买的，一头小公牛犊子，花了一万来块钱，我初见它时是过年的时候，它短又直的两个角，毛色黑亮中透着淡淡的红色，看上去胆子很小，看见人就跑。之所以要买牛，是因为家里的很多地用不了旋耕机，还得用传统的牛耕方式进行种植，而家里的那头大黑牛年龄偏大，耕地明显慢了很多。

农村的早餐很简单，两杯清茶、半个烤馍，起床迟些的索性把早饭、午饭一次解决。喝清茶依旧是他多年以来的习惯，干茶叶加入清水，茶罐放在炉子上慢慢地煮开，再加一点白糖，烤馍也烤好了；他看着手机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提示，因为前几天把牛的照片都发到了亲戚朋友的微信上。

听着袁老二的动静，妻子也起床了，劝他今天休息一天，别再找了。袁老二瞪着眼睛看着妻子，不找怎么办？已经好几天没信息，



春到采茶忙 李云生 摄

## 芳草地

### 袁老二找牛

● 王海玉

万一真的找不着怎么办？满是责备的他穿起外套便出了门。

没化的雪被冻得硬邦邦的，脚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，一旁树丛里的野鸡被他的脚步声惊醒，扑扑腾腾地飞向远处。这时，站在山顶上的他看着朝阳升起，云雾弥漫在山腰，他在思索着今天应该向着哪个方向找。

倒春寒，下地的人还很少。找牛的路上碰见人，他就急急匆匆地先发一根烟，然后跟别人描述牛的长相，从清晨到中午，微信运动已经走了两万步，略显疲惫的他蹲在靠山的地上，点上一支烟，来消除暂时的疲惫。风刮在脸上很冷，而此刻的风就像刮在他的心里一样，我的牛儿啊，你到底跑到哪儿去了！

朋友发来微信，说是在地里碰见了一群牛，让赶快去看看有没有。他欣喜若狂，直奔有牛的地方去，但到最后还是没有找到自己家的牛，在镇子上吃了一碗牛肉面便朝着

家的方向走去，瘦弱的身子在夕阳下，影子拉得很长，第八天了，依旧是没有收获。

满是疲惫的他天黑才到家，妻子由于感冒，并没有跟着他去找牛。但她也没闲着，在家一直联系周边村庄的朋友，让多留意。袁老二回到家看着那一锅热腾腾的饺子，心里也舒服了很多。他相信牛绝对不会被人偷走，因为近年来农村的治安还是相当不错；夫妻俩相视而笑，慢慢找吧，牛总会出现的。

半夜十二点，微信提示信息响起，有人在某个地方见过牛，跟另外一群牛在一起。这下袁老二又睡不着了，他巴不得半夜起来赶紧把牛牵回来，但此时是深夜。他拉起窗帘，外面一片寂静，此时弯弯的月亮正靠在山的斜坡上，就像他的心里终于有了着落。

也许是过于疲乏，习惯早起的他稳稳地睡了个好觉。等他起床，妻子已经煮好了罐罐茶，烤馍正冒着热气，出门时妻子给他准备了一双新棉鞋，他便朝着牛的位置走去。他在山上用自己特有的声音呼喊，远处的山脚下，一大群牛还在慵懒地吃草，而自己家的牛听到了他的声音，摆摆蹄子，翘起那根细长的尾巴，径直地向他跑来。此时的牛儿就像犯了错的孩子，在他面前撒欢儿，不断地用舌头舔着他的衣角。回去的路上，夕阳西下，他的影子依旧很长，牛儿的影子依旧很短。

在家乡近距离见到冬小麦

小麦陆续抽穗

它们迎着风，在桥西、坪里屋、上甘村招摇  
我很好奇，谁在水新的乡野种下这么多冬小麦  
小麦们也对我好奇，它们见着我，朝我张望  
那个种植大户，在双季稻收割后  
种了冬小麦

哦，我错过了播种、出苗、分蘖、越冬  
也无缘见证它的返青

在起身、拔节、挑旗的路上  
还好，我将见证小麦开花、灌浆、黄熟的经历  
一年生作物，这不长不短的人生  
历经冬的凌厉、春的温暖、夏的柔情  
二百三十多个日夜，在五月，它谦逊地低下了头

此等细粮，在秦岭、淮河以南的南方水稻产区  
乃双季稻之后的又一个粮食补充  
冬麦在江西，就像甘蔗、高粱、芝麻一样稀有  
遇见冬麦，在田野里、在微风中点头  
我，与有荣焉，如检宝一般  
狂喜之至

### 油菜花开

春日的田野，半青半黄

## 风中麦地 (外一首)

● 汪雪英

紫云英，一片青绿，水嫩嫩地掐得出水来  
谁在田野，招惹油菜花  
擎天的花朵，枝丫上，分出数个丫字形横枝  
每一个横枝上，擎一束花  
油菜花看似小朵儿擎着，可铺天盖地的黄  
引诱我，呼朋引伴去田野撒欢

在某个上午，我们从村前秀娥家屋前的小路出发

在一块秀娥舅妈家的菜田里，遇上灿黄的油菜花

我和秀娥，被年轻的姑娘一阵肆意抓拍  
一张张飞扬的合影，留在菜花地  
我们一路往前，穿越铁路、火车站、田间主干道  
垄里屋、白至垄、窑下，绕了半圈  
再从右绕到车塘下、坑塘、山塘下、从窑岭转返  
又一个午后、阳光照在油菜地上，蜜蜂嗡嗡地响

从村后出发，挨到东路和苗山、芝田的交界处  
油菜花，径直从田野，穿行到后山  
一路奔跑到山那边，绕半圈，从龙泉寺返回  
恰好，成一个圆，把整个村庄裹在画里  
手机镜头里的留影，乃是两个标致客娘  
你瞧，人在画中行，花在丛中笑

## 走在生命的沃野

● 因果

喜鹊连片地叫着，窗外的阳光已从立春后的明亮转化为南墙根里明艳的光，喜鹊三只扎堆儿在楼檐上发出欢喜的叫声。

几十只小麻雀在前院已经松软过来的土地上探头探脑地啄食，欢快得像是一堆灰色的雀影儿在跳动，听到动静，忽地一下齐齐地闪到了树上，瞬间安静下来，将青尚枯的枝桠与麻雀融为一体，像是树枝上结满了灰色的花骨朵，鸟是树的装饰，树是鸟的依托。

天空宁静得像是一面尚未融化的湖，灰中带白倒扣在天际线的上空，倒映出日子的清晰，反照出生物的渺小，两只黄色的猫安卧在一辆白色的车顶上晒太阳，曾经追逐过麻雀的它们，此时看上去，像是相依相伴的一对儿，与世界和平相处，眯着眼儿世事无扰，让人心生敬畏，怕搅扰了它们，绕个大圈远远地走过。

时光似乎与小动物、小生命、植物与阳光在一个同心圆里画着美丽的弧线，天然地链接出一派淡淡的宁静与安然，只有徐徐的春风带着些硬朗拂过，让安静、平和、温暖与和谐捎带上了季节的标签，二月二，龙抬头，三月八，女生花……

季节的更迭，又将进入生命的沃野，生而为人，将自我的感觉随时随地强加在空间、物体、本我和投射之上，似乎一抹无痕无迹的光时时瞬间覆盖意识流过的区域，将意念、思想、情绪、感觉之类的东西漫进目光扫过的一切。然而，按照空性理论，人所看到的只是自己对自然的投射，而非与物相通的反应。本质上来说，猫眼投射在人身上，人影不过是大猫；在雀闪烁的眸中，人人都是能动的稻草人；在植物和阳光看来，人类只是宇宙的一分子。然而，生而为人，用目光给一切强加上了人为的意识；奔赴河流，寄情山水；向阳草木，沐春而生；道法自然，万物相通。也是，人心大了，苦难就小了，人心开悟，万事美好，心之所向，无往而不至，归去来兮，周而复始。

向往一次次出发，放空身心，为灵魂充电；重复一次次归来，收拾生活，将身心填满。不过是留恋出发的美好所能激荡起的白色浪花，像激越的情怀，像跳跃的心力，亦像翻飞的思绪，能将人生的记忆定格在绿意盎然的春天；为的是归来后，心路的轨迹再一次了无牵挂地行走在人生的旷野。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生命终将触摸浮光掠影的美好，走进芦花深处的沃野，哪怕生命的境况像月夜里的一棵树，隐隐约约期待着雾后天亮有日出；像泥泞里孤绝的状态像沙漠里踩着古琴跋涉的骆驼，仅肌理中存在着美妙；像高墙上静待猫逐的鸽影，任凭余晖消磨着时光。哪怕生命的体验已历经沧海桑田，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绿洲；灰色的道路，看似平坦，实则艰辛。人心也会平静如幽蓝幽蓝的大海，广袤无边，灵

魂也会端坐于云端，笑看色彩斑斓，淡观世间万象，任凭一颗红色的心在胸腔里跳动，在绿色里驰骋，在高空里飞行，走向世界的街角看宇宙，飞离世俗的绑架看虚空。

人生就像一条美丽的白色浪花所铸就的项链，生命的这头是心之力跳动而出的同心圆，生命的那头是思想能够抵达的远方。心之力，是这个同心圆的核心，以心为境，以力为径，修炼自我，成为自己。人生真正需要的，不过是做好当下的事情，保持着看清的心境，用赏花的心情看世界，用观景的眼光持链接，不为外物所扰，不受外因所伤，承生命之所重，受生命之所轻，应机接物，圆融无碍，笑对人生，淡看风云。

庄子说：“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”，那就顺风起势，逆风飞扬。正所谓，用上山慢行的步伐，走出半山听雨的心境，走过智慧、通透、清醒、淡定的一生，人生不过是，心平能愈三千疾，心静可通万事理。风景无处不在，风光无所不有，不必拘泥于名利喧嚣，不应局限于世俗道场。在自我的人生里斡旋，也在大千的世界里重生，眼中的风花雪月，眸里的星辰大海，都不过是内心认知的投影，当下情绪的倒映，保持内心平静、愉悦、强大和超然，才能从心所逾，万事皆通。

人生不过是一场体验，在风吹草动里期待春暖花开，在风雨交加中静待虹霞满天。万事从心起，看淡一身轻，不拘泥于物，不受困于情，专注于此时此刻的心情，专心于起心动念的修炼，否极泰来，恒长人生。心所向，必如期而至；无所求，必满载而归。

人所拥有的，不过是自己的一颗心，无论是坦途还是逆境，走在生命的沃野，守好自己的那颗心，不参与他人的因果，专注经营好自己，不念过往，不畏将来，不乱于心，不困于情，做到顺境起于心，困境随心转，静待花开，淡听风雨。

法国诗人勒内·夏尔说：“夏季与我们的生命曾是同一种质地。”无比赞同，不是吗？有谁不是在春天里热烈地期待着夏天的到来。走在生命的沃野，让我们踏过春风走进绿色，迎着花开迈向蝉鸣，拥抱夕阳亲吻晚风，安享月色沉入梦乡，用一颗深沉而寂静的心灵，行走在青绿的深处，期待着阳光里透出花香，日影中滴出绿意，用饱满的身体苏醒灵魂，像植物一样，在春光中明媚，在夏日里徜徉，在秋天里收获，在冬雪中安祥。

春天来了，夏天还会远吗？万物都又将在生命的沃野里疯狂地生长，树将在空中结盟覆盖出道路，草将在大地上蔓延美颜了万物。我们，也该走在生命的沃野上，用饱满、热烈、激情与酣畅，让生命如酷烈的阳光，像淋漓的汗水，似蒸腾的万物，是永远的青春……